

百村调研

第10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5月30日

走，还是留？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务农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

六团（广西德保）45组 国家知识产权局 张帆



一组数据，一个问题

田庄是广西德保县足荣村12个自然屯之一，有133户，总人口600余人。屯内村民

的主要经济来源为烤烟种植和外出务工。目前全屯有近30户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人数

总计有60人，占到全屯总人口的10%，而在2005年以前，每年屯里外出务工的人数却是现在的两倍。相对其它村外出务工的情况：巴明村外出务工的人数占到全村总人数的30%，泗营村达到35%，而农豆村也有近20%，田庄的外出务工比例也要小很多。

对于目前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经济落后的农村来说，外出务工已成为农

民摆脱贫穷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奔向城市，形成了一个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特殊阶层。然而，我们在田庄的调查发现，该屯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却与声势浩大的民工流逆向而行，重拾农具，重返农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村民们在“走”与“不走”之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呢？

田庄外出务工的三类人群

田庄外出务工者年龄介于20到40岁之间，大体上可以划分三类人群：

第一类是文化水平较低（初中或以下）者。往往还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他们主要在广东一些企业里从事低技术水准的职业或者是门卫、保安工作，收入通常很低。据了解，这类人群在外出务工者当中占了绝大多数。受访者陆善生就属于这类人群，他98年外出打工，08年回乡，10年间更换过很多工作，每份工作均不超过一年，最开始每月工资仅有不到400元，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东莞一家工厂里做保安，月工资800元，工厂提供住宿和一餐饭，自己每月还有吃饭、交通、通讯、娱乐等各项花销，一个月能存下来的钱很少，顶多也就400块钱左右，一年能带回来的钱不超过4000元。

第二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通常是高中水平）或者专业技能者。他们往往比较年青，父母身体健康，具有较好的劳动能力。他们外出务工的时间一般都在5年以上，凭借其具备的文化知识或专业技能，能逐步成为企业里的技术工人或中低管理层，另外，由于父母尚具有较好的劳动能力，可以承担一定的农活以及看管小孩，因而他们

可以安心在外打工，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往往较高，因而收入也逐步提高。受访者陆文锐就属于这类情况，据其母亲介绍：儿子儿媳06年外出务工，当时小孩都还不到一岁，儿子儿媳都是高中毕业，在一家东莞的工厂做工一直到现在，算起来已经有5年时间长了，刚开始每人每月的工资不过千元，之后逐年增长，2010年每人的月工资达到1500元左右，而在今年儿子刚被提拔为车间基层管理人员，月工资也达到了2800元。目前，儿子儿媳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工厂给夫妻二人提供住宿和一餐饭，除去其它的生活开销，两人每月能存下来钱将近3000元，一年下来可积攒3万元。但据老人介绍，2010年以前儿子儿媳外出务工基本上没有给家里寄过钱，今年春节临走时才留下了7000元。

第三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通常是高中水平或以上）或者专业技能者。他们在外务工之前在大城市已经生活（工作或学习）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对城市比较熟悉，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工具，自己对事业和生活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受访者陈善亮就属于这类人群。陈善亮06年至11年4月在广东务工，而这之前的几年时间在广

州空军地勤部队入伍当兵，一直在广州市工作生活，对广州熟悉、热爱。退伍之后他先后在东莞、佛山、广州等城市打过工，也贷款做过生意，06年在东莞一家纺织企业和一家地产中介工作，月薪仅800元，还贷款经营过一家灯饰店，生意最终因为经验不足和管理失误而失败；07至08年在佛山一家食品饮料企业做技术工，月薪2000元，有社保、工伤、医疗保险，自己在外租房，租金每

月140元，除去其它的花销，剩下的1000多元基本用于偿还贷款；08至09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陈善亮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仅能在一家公司做保安，月薪跌至1500元；之后的一年，陈善亮四处找工，也在广州经营过服装生意，但都进行得不怎么如意。我们给陈善亮每月的开销算过一笔账：房租200元、水电及网费200元、吃饭500元、交通通讯200元，每月生活开销需要1100元。

一笔收支账打开回归之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上述三类人群中第一类和第三类人群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愿望，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回到或是正准备回到田庄，而第二类人群在城市已经具有了相对较高的收入，目前他们更倾向于继续留在城市务工。调查中，第一类人回乡后普遍选择种植烟叶，而第三类人普遍选择生态养殖。下面就烟叶种植和生态养殖的经济收益与务工收入做一个对比。

1. 烟叶种植的收益

田庄以前以水田种水稻，旱地种玉米为主，其中水稻为一年种两季，人均耕地将近1亩。按照当前水稻种收的实际情况来计算，平均每位村民每年种稻的实际收入为400元左右，相比来说，外出打工每人每年除去个人生活成本后的纯收入约为4000元左右。可见，种稻和务工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别，这是这一时期村中劳力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原动力。

从1998年开始，政府开始推广、宣传种植烟叶，推广初期村民普遍反映冷淡，原因有三个：一是烟叶种植在德保县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来没有种植的经验，顾虑和守

旧的心理阻碍了烟叶种植在田庄的推广；二是烟叶种植从种植到采摘再到烘烤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技术不过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烟叶种植存在较高的风险；三是推广初期缺乏必要的设备设施，如引水渠、专用农药、化肥、烤烟房等，造成烟叶种植成本高、效益小。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和百色市烟叶公司加大了推广力度和对设备设施、技术培训的投入，并通过种烟能手和致富带头人的榜样作用，逐步引导村民进行烟叶种植。2003年烟叶种植开始初见成效，烟农的技术和设备均达到一定程度，种烟的优势逐步显现。到2007年，全屯除30亩无法使用的水田之外，其余的均在种植烟叶。

2010年种植烤烟的有68户，共340人，全屯烤烟产值达64万元，烤烟带来的烟农人均收入增加近2000元。以陆善生为例，现在他回乡种植烟叶，自家的6亩地再加上租种的7亩地，共有13亩地，每亩地产生的毛收入为3000元，扣除雇佣工人、秧苗、犁地、农药、化肥、烤烟用煤、用电、水费等后，亩均纯收入为1219元，仅此一项每年烟叶种植的家庭收入总计为15849元。再算上下半年种上一季晚稻，6亩地（租种

的7亩烟地在完成烟叶收割后便交还租户)最终能收获4000多斤大米,足以满足全家人的口粮需求。若以6口之家(在田庄较为常见的是一户六口人)仅种植自家6亩地计算,则可省去平均每亩地800多元的雇佣工人的成本,最终亩均纯收入可达2000元左右,仅此一项每年烟叶种植的家庭收入总计可达12000元。

可见,烟叶种植的收益已经远超过了其外出务工的收益,这就是第一类人群选择回乡务农的经济考虑。

2. 生态养殖的收益

德保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具有热带、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特点,气候怡人,物产资源和水力资源丰富。依据这一优势,今年全县大力推广果下养殖和林下养殖等生态养殖产业,并在土地、林地、小额贷款、技术

培训等方面进行支持,逐步成为一些头脑灵活、视野开阔的村民关注的创业点。前述的返乡青年陈善亮现在已经贷款开始生态养鹅,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养1000只鹅计算,每只鹅苗的成本是18块,最终每只鹅可以卖到100元左右,除去饲料、土地租赁、药物、圈舍修建及维护等成本,平均每只鹅能有收益40元左右。这样,一年卖两次,总收入能达到8万元。相比打工不稳定的收入和较大的花销,生态养殖不仅稳定可靠,而且收入也相当客观。

像陈善亮这样的年青人,他们普遍有着较为宏大的目标和计划,他们最终想把生态养殖做大,形成规模化经营,从而实现其创业的梦想,我们认为这也是他们选择回乡的一个重要原因。

选择回家务农的情感和社会原因

在与受访者深入的交谈中我们还发现,选择回家务农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烟叶种植或是生态养殖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背后还有更多的情感和社会原因。

一是在外务工没有归属感,回乡创业是外出务工者的普遍想法。

陆建峰,足荣村田庄屯村民,19岁去广东打工,今年回乡,现已承包了400亩地,准备搞林下养殖。他向我们袒露了积压在心理多年的感受“在外面给别人干不仅很苦很累,还被别人看不起,经常受气。心理一直有回来干的想法,虽然也苦也累,但毕竟是在给自己家干。”

这是中国广大农民工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在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

多问题,再加上他们流动性强的天然特点,致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底层,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回乡是他们的最终选择。

二是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恶劣让外出务工者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叫陈善国的年轻人,他是村里的种烟能手和致富带头人,今年还获得了德保县“就业创业奖”表彰。谈起他的打工经历,他这样向我们讲到:“我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当时家里情况其实还好,就是想出去闯闯,当时在东莞一家家具厂车间做工,由于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做那些低级的工种。工厂的条件很差,每天都呼吸那些有毒的气体,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身体有影响。再加之得(挣)不

了多少钱，只够自己一个月的花销，就干脆回来种烟了。”

调查中，反映做工环境恶劣，用工环境差，健康受到影响的外出务工者不占少数，再加之他们生活的环境与农村相比相对较差，成本较高，因此产生放弃打工的念头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是家庭的责任和情感始终是外出务工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与田庄返乡村民的访谈中，当问到为什么想到要回来时，村民们都坦言除了现在能种烟得钱外，还可以在家照顾父母，抚

养小孩。特别是小孩逐渐长大，父爱母爱的缺失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

特别是近几年，打工造成的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在足荣镇中心小学与孩子们互动的过程中，当让孩子们读一读写给父母的心理话时，孩子都哭得泣不成声，有一个小学生在信中这样说到：“爸爸妈妈，您们好！自从您们离开我去广东打工的时候，那时依依不舍。可是我不敢对您们说，我送您们上车的时候，回到家我大哭了起来……”。我们认为，家庭的责任和情感是外出务工者选择回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通过农业产业去引导和吸收

透过调查分析，田庄的外出务工率之所以远低于其它的村，归根结底是因为种植烟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以及回归农村的家庭和社会效益，由此产生的幸福感最终导致村民由外出务工回归到回乡务农。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田庄耕地有限，人均仅有不到1亩地，然而据了解，一个正常劳动力所能管理的烟地大约是3亩；另一方面，烟草公司出于各种考虑对烟叶产量也在进行严格控制，去年就大幅缩减了烟叶种植面积，进行了重新规划，仅留下一些种烟大户和少部分小户继续种烟，因此地少人多和产量控制是制约当前烟叶种植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选择在外务工的原因。怎样才能引导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针对田庄的具体情况，我们提出下面两点建议：

一是加强烟叶种植环节的细化分工，延伸烤烟的产业链。

烟叶从种植到收购一共有育苗、移栽、

种植、采叶、烘烤、分拣等几个重要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并最终决定烟叶的品质和收购价格。目前使用的97号烟苗是第二代品种，每亩能种植1300株，亩产量已接近极限，要提高烟叶品质和收购价格，必须提高各个生产环节的技术。2010年在田庄已经建成了一个占地30亩，共10个大棚的育苗工场，可供移栽大田8000亩。像这样的育苗工场在整个德保县仅有两个，目前该工场主要为足荣镇所辖烟区提供烟苗。同时，屯里几个种烟大户不久前刚发起成立了烟农专业合作社，计划针对烘烤和分拣两个决定烟叶品质和收购价格最重要的环节进行统一生产。应该说烟叶种植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提升了烟叶品质和价格，但是专业化、规模化的提高同时也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如何能让烟叶种植产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们认为必须延伸烤烟产业的产业链。

目前田庄主要作为百色市烟草公司的烟

叶生产基地，除了种植烟叶，只有最初级、最简单的烘烤。据了解，收购上去的烤烟叶还需要进行复烤等环节才能进入烟草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田庄已经建成了新一代烘烤房，电子化温控、湿控水平有较大提高，如果能进一步加大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加强人员培训和科学管理，适当地将烤烟下游环节纳入田庄的烟叶种植产业当中，就能引导和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烟叶种植产业当中。另据了解，目前的97号烟苗已使用多年，如果能充分应用先进的现代化育苗工场研发和培育新的烟叶品种，并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不仅能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也有利于丰富烟叶产品系列，提高烟叶质量，提升烟农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加收益。

根据烟草公司的有关规定和与烟农签订的种收合同，目前要实现上述目标还有相当的困难，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从长远出发，综合考

虑区域经济协调和产业集群发展，高度重视产业化过程中如何促进农民就业，保护农民权益这一问题，制定科学系统的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推进烟叶种植产业链的延伸。

二是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林下养殖等特色农业。

田庄水资源较为丰富，林地土壤较为肥沃。全屯的林地被一家企业承包，大量种植桉树，每亩土地以15元的价格转出，产生的经济效益极低，拥有林权的村民几乎得不到什么实惠。另一方面，德保县的鸡、鸭、鹅等禽类产品以充分散养，肉质好，营养高而远近闻名，市场上供不应求。若能依托田庄优质的生态环境和土、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下养殖产业，并将农村小额信贷政策落到实处，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条，必将形成规模庞大、特色鲜明的农副产品基地，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欣喜与困境

——从莲花塘乡看去

七团（云南西畴）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李聪明

云南省西畴县莲花塘乡是我们“百村调研”云南团的目的地，从喧嚣的都市到静谧的乡村，城乡之间贫富的差距、生活方式的不同、教育设施的差异带给我们最直面的冲击。而在深入的调研后，我们发现，城乡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于此。

城市居民普遍关心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

障问题，对农村居民而言，曾经只是难以企及的一个梦，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这个梦想带到了每个中国农户的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并逐步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调研的莲花塘乡，作为中国西部贫困农村的一个缩影，恰能反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点现实。

喜忧参半的新农合

在莲花塘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普及率、认可度都是比较高的，根据乡政府合管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所）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入户调查的情况显示，该乡2010年参保新农合的农民比例达到82%以上，全年报销医疗费用总额为167万余元。农民大多为自愿参保，且历年来连续参保人员比例较高，很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也会回乡参加新农合，充分说明了农民们对该制度持普遍认可的态度。莲花塘乡在参合费用的缴纳、医疗费用的补偿、医疗机构的确定、药品目录和费用上已经初步建立了制度的框架，农民在本县发生的医疗费用，可以在结算时当场扣除，这使得他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新农合带来的实惠。应该说，该项制度在减少农民医疗负担、增强农民抵御大病的能力、防止农户因病致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制度设立的最初构想来看，新农合对农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新农合制度在参保过程中存在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合管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新农合制度的出发点是惠及农民，因此政府每年设定了强制性的参保人数比例，而部分农村居民由于对医疗保险了解和重视程度不够，不愿参加新农合，且农民自付部分的费用三年间从10元涨到30元，部分农民感到难以接受。对此，乡里缺乏积极引导农户、作好宣传解释工作的技巧，却为了完成预定目标，采用强制农户参保的方式，导致一部分农户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

二是药品价格不合理，药品种类较少。这成为该乡农民对新农合制度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根据西畴县政府的决定，该县定点医院统一采购药品，并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了采购单位，医院对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由此来看，农民似乎应当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定点医院销售的“零差价”药品的价格却比一街之邻的药店价格更贵，甚至农民享受新农合后自付部分的药费要等同于直接从药店购买的费用，这严重挫伤了农民参保新农合的积极性。此外，由于国家和云南省规定了基本医疗药品种类，某些农民多年习惯使用的药品在定点医院很难买到，这也导致农民对该项制度的不满。对此，我们认为，各地应当尽可能的考虑本地农民的医疗卫生习惯和承受能力，确定基本药品种类，将本地农民常用药品纳入基本药品目录，让新农合制度真正惠及于民。

三是报销手续繁琐。莲花塘乡农民在本县看病的费用可以在医院结算时直接享受减免，但是在文山州及以外的城市看病，需备齐病情证明、用药清单、发票等证明材料回乡报销。报销手续繁琐，导致很多外地就医的农民报销不便，尤其对参保本乡新农合的外出务工人员而言，繁多的证明材料和报销手续常常导致其往返几次，才能拿到报销的费用。

新农合制度的建立，承载着国家对农民的关爱，新农合制度的普及，显示了农民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渴望和拥护。但是，新农合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想

民之所想、做民之所愿，才能让这一惠及中国八亿农民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更加完

备，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梦想早日实现。

任重道远的新农保

“您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了么？”

“没有，我有孩子养老，而且也没多余的钱参加啊！”

在莲花塘乡的调查过程中，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不同于新农合制度的高度认可和普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这里难觅踪迹，带着困惑，我来到了乡政府社会保障所和民政所了解情况。

作为西部地区的偏远山区，莲花塘乡的“农保”路漫长且滞后，90年代中期曾有过“老农保”制度，当时每人一次性缴纳200元钱，六十岁以后可以根据政策领取相应的养老金。当时参保的十来个农民现如今大多已经领

到着每月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钱。但“老农保”制度随着国家对保险行业的整顿嘎然而止。而国家在十七大期间提出的新农保制度，虽在云南省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批试点，试点县达到37个，覆盖率达到28.6%，但触角尚未延伸到西畴县下辖的这个穷困乡村。

作为国家的另一项重大惠民政策，我们期待着莲花塘乡的农民能够早一点享受到国家政策扶持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早一点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梦想。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朝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道路前行的征途上，这一天，不会遥远。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2168683 联系人：魏皓阳 8219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jgtgw>